

二初齋讀書記

二初齋讀書記卷首

序

華亭倪二初先生以穎悟之才深思好學自經傳
史籍以逮諸子百家靡不殫精研究所作讀書記
十卷蓋於披吟時心有默契隨時登錄或亦閒採
前人並不屑爲堅白同異之辨而旁搜遠紹提要
鉤元能使古先哲未發之精蘊躍然紙上所謂明
辨皙也純粹精也夫自我

朝考據之學盛士知服膺於古然或恃其所見自
謂遠過儒先而牴牾叫號之習不免焉是其性情

先失之而學於何有余交先生兩年循循然言若不能出口而湛深之思和平之養接其人卽無異讀其書是書出而讀者又可以想見其爲人則於學庶幾矣或問是書何如古人曰王氏困學紀聞黃氏日鈔之亞匹也旣堂沈業富

余平生畏友倪二初強學力行篤實君子也從先君子遊請業質疑恂恂如一日迹其根本之地朋友之間皆有遠過人者以此益信其篤實而能強學力行者也二初木訥寡言笑非臭味相投莫識其志趣始在同學中但見讀書必有課程耳其後

二初學益進用力益勤經史註疏諸子百家殆無
不究心探討約舉一二如讀周禮於方田句股有
所未明則遂通九章之學考論禹貢水經則古今
方輿因以昭晰竝切要有用其他象緯鐘律之屬
浩博淵微皆經研精覃思非止涉獵而已所著讀
書記一書亦足見其大概也第二初不惟博洽是
務其畱意尤在小學近思錄暨元明以來諸大儒
之書反覆尋味絕不自言得力處獨時時折衷於
先君子前先君子深契之夫非其所以爲慥慥者
哉二初歷試聲名崔起常若無甚喜愠於得失閒

者故於同學中聞然屢次見賞於宗工哲匠二初亦聞然秋闈屢薦幾售而不售旁人爲之扼腕太息二初亦復聞然嗚呼二初雖不遇以明經老其不可及也已吾鄉唐堂先生既遇而不終其官讀書至老不衰南浦先生讀書焦邨并不以必遇爲重一登賢書終老不出先君子出兩先生門每樂道其文章行誼吾黨大抵與聞之逮晚年益喜觀朱子書二初之學未始不本先君子要亦其居恆篤實之性固然也余自庚辰後或去畱京師旣而往還閩中若吾鄉徐耕莘先生及江陰是仲明先

生於二初尤推服規勉此余疇昔所未知何莫非
諸君子相與以真而能如是與余旣歸里二初又
往陝右至河東歸未幾二初先余去世矣惜其不
得畱爲老伴也讀書記序卽其在河東時運使沈
旣堂先生重其人見其書而爲之者茲令嗣晉卿
將營葬事并遵遺命置祭田爲久遠計仍持讀書
記諄諄屬余爲序余曰是書旣有序矣余何必贅
邪惟余與二初及事先君子於草香居中始末二
十餘年雖及門漸散至今思二三直諒離台周旋
光景歷歷如昨二初後先君子歿又十餘年余不

免閒以奔走荒落因循二初一如其壯盛之日愧不能窺見深至而猶能道其學問之大端又感令嗣孝思足爲鄉黨中取法是不獨慰二初於地下也其又惡可以無言乎若其事行之詳已具家傳行略不再著秋農王寶序

跋

余年十六負笈王孝簡先生門與二初爲同學二初長余五歲補博士弟子矣時受業先生門者數十人暇輒相聚笑語爲樂二初兀坐一榻誦讀不少輟甚或羣呼亂其佔畢二初兀不爲動讀書日

有課程暑夕苦蚊則置雙趺巨甕中務畢其程而後已儀禮暨周官序官苦難記同人故指尤難者強二初倍誦不遺一字率爲常其致功堅苦且精熟概如此至其獨契程朱之學則同堂不一問二初亦不言蓋以默識爲宗故始終內而不出但見其處師友閒不徇時趨不立厓岸終日恂恂相飲以和而已厥後余與二初各以食貧授徒四方或閒歲一見見則道勞苦外其飲我以和猶前日也余後又作汗漫遊南溯閩漳北走京索二初亦至關隴折而東北由澤潞踰太行以歸蓋不相聞者

二十年迨余歸而二初已作古人矣爲之泣然往者人皆稱二初粹然儒者也余固知其粹然儒者也要其平生得力不自言終無以測其所至今余杜門數年人又稱令嗣晉卿亦儒者則二初爲有後矣晉卿規言矩步如余往時見二初故樂與相過從得請二初齋讀書記讀之讀罷掩卷自嘆甚愧譏陋不足知第舉一二如論聖門問政問仁言豈一端而無問學自後世開講學之風新義日出古訓不明轉令先儒不能辭濫觴之咎云云則其根柢可概見論無極先天及孟子行之不著章苟

非深造見道豈能爲此創論又解論語禘祭應如
古說若依趙氏則敦本有餘達用不足遠識宏議
類非空言嗚呼吾儒之學聞道爲先致用爲實二
初已兼有之他若博綜羣經義疏諸子百家貫穿
天文輿地律呂等學抑餘事耳今而後余深知二
初矣惜竟賈志以明經老也振而起之其在晉卿
乎脫余不卽旦暮老且死尙冀見其克承家學而
實致其效於世也爰識其後而歸之百室盛瀨元

家傳

吾友倪二初名思寬原名世球字存未華亭人二

初其別號也家貧績學再薦不售年五十八以歲貢終余既哭二初於寢門歎平生知契大半彫謝其用功篤志實推二初爲最不有銓次後人何所取則焉一曰功有常而不期凌躐也凡讀書日不過五百字務在精思熟讀凡他人遊戲謔浪及憧擾往來二初無所與暇則對書默坐人或戲之二初若不聞一曰虛其心而不自滿溢也凡所讀書無論已解未解一經質問必再四躊躇或反詰其問難之由而後倒廩傾困以出之他人之無而爲有斷斷然辨之不已或躁急而不俟言以去者二

初亦弗問也凡此二者小學分年日程諸書明白
言之而二初能真實行之無久近無作輟嘗見其
二十年如此以後可知也吾師孝簡先生爲南浦
先生入室弟子好讀宋儒書尤酷愛朱子率以此
教及門而二初奉先生訓尤謹凡元明許魯齋胡
敬齋薛文清諸儒及

本朝陸當湖先生皆所以接武考亭者承先生教
力行不倦笏溪徐丈耕莘嘗以所著朱子要語屬
訂証并重付託至於註疏今世所謂漢學也閒因
一二字義闡其精微他若水經注講論山川水利

亦嘗得其要領以及算數之技靡不研究凡二初
所致力者皆實學而其用功也皆實功視沾沾記
誦詞章之末則陋矣數年來余浪遊鹿鹿二初習
靜在家學益淹博卽遠客關隴太行皆有以考其
川巖審其形勢其所著讀書記廣大淵深讀之有
未解者不獲與二初商略於孤鐙細雨之中而二
初逝矣其可歎也夫其可惜也夫

鍾晉曰二十年前江陰是仲明先生寓書於二初
曰見必真見非以影響形似爲見得必真得非以
規摹襲迹爲得準此言學尤爲實益旨哉言乎二

初殆已勉勉於斯矣倪氏出於毘陵雲林之後家譜舊存族叔家做麓底其人係貿易棄置弗問數年前二初檢得之喜甚近有疑其附會者甚矣子孫之不可以不讀書也康廬鍾晉

行略

嗚呼府君歿後忽忽十八年矣茲將葬因家貧未備墓誌謹述行略太守松溪胡公爲填諱焉府君姓倪氏諱思寬原名世球字存未號二初籍隸華亭五世祖承甫公諱鉉饒家資由南匯張江柵分典鋪於華亭之亭林鎮高祖家焉高祖蔚文公諱

彩曾祖端脩公諱忠淳兩世讀書家漸落大父羽
苞公諱廷梧大母張太孺人生府君一子六歲受
書承庭訓過目成誦講大義輒通曉曾祖母有疾
哭諸別室悲甚曾祖母歿後家益窘屢缺饗殯府
君曰貧何傷只在讀書耳年十三從塾師遊甫操
觚語不猶人萼咸願先生見之語大父曰此君家
寶器也年十七負笈郡城王孝簡先生門先生讀
書一室惟府君晨夕偕處未嘗與同學燕遊或斥
以爲迂如不聞也者講經義一句一字必求其當
每有陳說默合先生意年十八受知督學崔公首

取補博士弟子年二十三移居通波門外樂步趨之便明年娶我母張孺人佐大母理家政以堅苦自立俾府君專力稽古年二十五督學雷公科試拔取第一與考選拔卷最激賞因未補廩格於例雷公惜之乃食餽於庠嗣後歲科試屢冠軍宗工哲匠皆嘖嘖稱賞名日以著而府君益閤然讀十三經註疏及子史百家矻矻窮年因邁喀血疾醫者勸養疴府君披閱如故凡義理閫奧至典章名物律呂音韻之學靡不精心闡覈竝能悉古今郡縣沿革山川形勢險易後歷秦晉一一如舊遊而

天文經緯度數里差時刻亦考稽洞悉兼通九章
開方句股諸術有算法策膾炙人口文則肆力於
漢魏六朝詩規選體兼及唐人平生以內而不出
四字銘諸心故博通今古而恆得其要領時取小
學近思錄及諸儒先書心摹手指大旨宗朱斥陸
尤不喜西河毛氏元坦隨侍庭闈見其神恬其言
訥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終日欣欣如有所得
而不欲出諸口自始至終雖造次顛沛未嘗違也
事親善承意志孺慕溢於言色館貲無私蓄每事
必稟命而行乙酉迭遭大父母喪焦肺傷腎幾不

欲生從叔父古林公勸之曰承先啓後賴兄一人
毋過毀滅性府君聞而稍節然喀血之疾已增劇
矣叔祖渭超公貧病不娶府君事之如父及歿喪
葬盡禮古林公年逾弱冠始習舉子業府君諄諄
訓課入泮後研精經史忽以書案株連府君援母
老丁單例屏當納贖致書給諫芑野范公懇請當
路給諫感府君友愛極力幹旋經相國許允將入
奏以浙江書案踵起中阻移籍陝西白水府君庀
其家事雖嚴寒溽暑僕僕奔馳不言勞瘁給諫嘗
謂松溪胡公曰文行如二初其今之古人乎丙戌

冬孝簡先生寢疾府君日往問焉及歿與同門議私謚作輓辭長篇以哭之太史王公史亭識其後曰孝簡先生文行得此宣示圓音矣其感激師門流連道誼痛九原之不作懼汾陰之失傳則中郎之書郭介休碑也府君訓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文藝各因其性所近優而柔之饜而飫之無不得也有及門某者居莘莊適來告匱以所積館貲百金借之後某力不能償獻書一篋府君笑而受焉卽還其券人服其量婁邑徐耕莘先生嗜理學與府君談論輒心折臨歿出所著朱子要語二十八

卷託訂校收藏并以藏書數十百種贈曰我未有
後且乏承祧不爾恐爲覆瓿矣府君曰所託則諾
書值千金取之傷廉必不可先生感而流涕江陰
是仲明先生聞府君名寓書訂交休寧戴東原先
生寄考工記圖屬校正皆未謀面而異地知心有
如此者其館琅邪王氏也王公史亭聞人公訥甫
各以著述就商僉謂蘊蓄湛深不可涯涘府君益
歛然不自安蓋以實勝而不欲以名勝者故不事
於聲氣應求昔有吳郡顯官欲過訪屬明府姚公
友研爲先容府君婉辭之嘗曰君子淡以成豈必

殷勤交接哉迨至中年爲顯親計曰我家百年來如雲旂公家修公賈志場屋先子湮沒不彰倘得一第以報先人固所願也已亥太和李公名之萼得卷薦魁主司金圃謝公許諾繼以五策條對力請至再謝公疑而齟齬竟未獲雋李公不欲更中他卷本房缺額後過太和見李公示所刻同門卷曰此第一佳構也得而復失命也如何庚子來安胡公名翠仁得卷力薦溢額見遺府君曰吾其樂道終焉可矣貢入成均恭遇

覃恩以正貢改恩貢就職復設教諭辛丑應松溪

胡公聘胡公府君同門友也遂遊華嶽抵西安時
古林公課徒叅府張公署讀書不輟府君往與聚
首且同觀碑林考古今石刻憶別十餘年始得重
商舊學府君快然曰我宗讀書之澤其猶未泯乎
繼赴山西陽城邑憩仰山書院中與桐城汪公名
志伊有學問之契旋至東冶鎮講學於太行之巔
四望皆山王屋砥柱析城諸峯層層朝拱路崎嶇
如入白鹿洞府君題其齋曰萬峯居日陳四書五
經及濂洛關閩諸書反覆研求得其精蘊光風霽
月中灑然自得也嘗謂及門曰工夫切要在動靜

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此不待煩言視力行何如耳
所可與前人參得失者惟經傳訓詁而已爰取篋
中所存手加釐定著讀書記十卷經籍錄要十二
卷文選音義訂正二初齋詩文集及雜著數種癸
卯赴都名公卿器重之或以四庫館纂校薦府君
辭之而往運城旣堂沈公楊州宿學也轉運河東
與府君論學欽爲純儒見所作賦嘆曰此唐人之
音也刻入古今賦略索取著述悉弁以序鈔而藏
之府君偕及門出遊望中條歷鹽池池在山陰山
有風洞得南風產鹽乃夥作歌熏樓記繫以詩甲

辰回太行訓課之餘層巒疊嶂閒每攜書憩息焉
經土堆爲東泊最勝以楚辭中魁堆名之作詩紀
事後遊小嶺有異人畱入古廟取柿酒槐茶相餉
且有贈言若素識者然荒涼野趣輒徘徊不已得
句云野廟淒涼人迹古荒途歷落遠遊驚蓋有觸
於先幾也時松溪胡公擢守贛州聘府君主席書
院而府君竟作歸計矣歸未久丙午之春猝病痹
半體麻木調理稍瘳舉家喜府君曰未過六月不
足喜也及六月望命元坦曰我在草香居中讀書
之樂如在目前未嘗爲人言之自離講席後每有

所得亦未嘗爲人言之誠不欲人知也夫子嘗曰
朝聞道夕死可我雖未聞道然死覺其安意者明
日之夜其庶幾乎念我祖我父貧而讀書清風明
月致足樂也今墓在青浦柰山之麓恐日久侵削
汝當稍設祭田爲綿遠計且守貧守約閉戶讀書
我願已足十六日氣喘然猶強起與醫論病夜半
喘甚顧謂我母曰予所言信否其聲清明言畢而
逝痛哉府君雍正己酉四月初十日生乾隆丙午
六月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八配我母張孺人生
元坦郡庠廩生娶張氏繼娶沈氏女一適范春濬

孫男一

頌堯

娶王氏嘉慶癸亥十月二十一日葬

府君於婁邑上四畝之原府君安貧樂道造詣深
潛其溫厚和平之氣見於面盎於背而卒不明言
其所得蓋始終內而不出者也記有云無美而稱
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元坦不敢溢美以
誣先人而追維梗概缺漏滋多惟冀

仁人君子採入志乘俾潛德幽光不終泯沒則世
世子孫感且不朽矣男元坦百拜謹述

祭田記

今夫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燕雀猶有啁噍之

頃焉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而葬祭爲重舍此而他求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尙得覲然爲人子哉元坦於先君子生時旣缺奉養歿又不克盡禮奄忽至今夫復何言惟是先君子安貧樂道嗇於自奉而厚於祖先有足垂諸不朽者溯五世祖承甫公墓在南匯舊有祭田三十一畝零百餘年來謹守勿失高曾祖三世讀書家漸落先君子不言治生賴大母勤儉繼以我母艱苦親執箕帚操井臼且紡織佐饗殮先君子中年館穀稍豐置負郭五十畝及易簣時遺命已載行略矣今我母

年近八旬 元坦 亦已半百辭生徒作杜門計惟弗

克承歡是懼癸亥冬經營先君子窀穸恪遵遺命
以華亭縣三十九保二區石五畝北鵬字圩上則
田四十二號一畝五分四十三號四畝九分九釐
婁縣三十九保二區鄉三畝致字圩上則田一號
二畝八分一釐九毫四十九號四畝五分六釐三
毫五十號七畝三分零四毫一百十號一分八釐
一百十二號二畝六分六釐三毫四十三保一區
上四畝積字圩上則田七十八號一畝八十號六
畝五分二釐五毫共田三十一畝五分四釐四毫

爲曾祖端修公以下祭田青浦婁邑新舊兩塋凡祭掃修葺均給於其中餘田不足以餬餽鬻蓋處瘠土則善心生先君子爲子孫讀書計深且遠矣擅賣此田者以不孝論倘日後子孫蕃衍做五世祖祭田例按年輪管春秋祭享罔或疏焉嗟乎啜菽飲水盡其歡還葬無椁稱其財斯謂孝今死不能速葬生未能盡養卽手澤猶存而緬想音容恍惚不可得其何以無忝所生而使我父瞑目於地下哉能勿痛哉若夫祭田之舉勿替引之或推而廣之是在我子孫云男

元坦

百拜謹記

卷首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一

余燁溫故學心有所得輒自錄記以待他時
再思歲壬寅館於山西澤州東治署齋深山
清寂課餘無事爰取前所錄記重加刪訂名
曰讀書記俟質諸君子庶幾有以教我焉華
亭倪思寬

考工記匠人水地以縣當謂地之中央水平器邊
有縣地之四角又有縣以參驗地之高下是中央
四角俱有縣也置槷以縣是高下既定之後於地
之中央以縣正槷以正四方是但中央有縣也鄭

言言
卷一
註脫水平器邊有縣一層故補述之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蔡傳謂大辟棄市宮辟下蠶室餘刑就屏處此解三就最合至服字訓服罪則意義太深與下有宅不配須參周禮司刺上服下服註疏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規識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爲服也此服字古義以此解經不特與下三就易於貫通卽對下有宅亦覺深淺適均矣

辛壬癸甲孔傳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疏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愚案八年

於外三過不入聖人不以私害公如此若禹已嘗
治水卽塗山之娶亦可暫緩何須輟事成昏必如
鄭康成之說以爲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者
方得本經大義勝孔傳多矣

治梁及岐孔傳梁岐在雍州以別州山序入此州
似條理不清故蔡傳宗晁以道說改訓呂梁狐岐
不知治水大事全在相機行事豈可拘定各州條
理當洪水未平之時尸子名佚晉人謂河出孟門之上
大溢逆流朱子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
必是關陝一派爲害尤甚故壺口梁岐共爲一役

觀雍州經文無一句及治河卽知其錯綜敘於冀

州故不須重敘

雍州河患專在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自餘地勢高仰洪水不及

不然西河要地徧治弱水涇渭諸流而獨大河竟

全不勞人力有是理乎此卽梁岐在雍州之確證

也若專以冀州呂梁狐岐去河尙遠非河水所經

而疑蔡傳之非則懷襄世界河流無不可到況美

陽岐山去河亦遠恐未足以服九峰之心

岐山在渭北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蔡傳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

岳東入于河愚案水經注汾水至汾陰縣北西注

于河

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

則是汾水非東入于河也蔡傳

東字誤

禹貢有必當闕疑者二夾右碣石入于河一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二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蔡傳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案正義鄭氏當作孔氏

朱國楨湧幢小品永平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愚案朱國楨以南海洋爲古河入海之口頗能得禹跡之舊若如蔡傳程氏之說并以九河之地爲已淪於海似此所謂南海洋卽是九

河故道者則酈道元明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

跡故稱往往時存

見第十卷
漳水注

此與許商鄭康成所

言如出一口可知九河雖無考而其地猶存程蔡

之說不得從之也

酈道元但言碣石淪于海中未
嘗謂九河亦苞淪于海程氏增

入九河二字此不可從卽王橫言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亦謬說也

禹貢諸水唯漯止於貢道一見爰細加考核史記

河渠書道河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

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斲二渠以引其

河註其一出貝邱西南其一則漯川此禹斲之漯

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不起東武陽也自周定王

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
別則宿胥口以東長壽津以西漯水故道悉爲河
所占而上游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
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明帝永平中大河
經流移徙則委粟津以西漯水故道復爲河所占
而上游益短矣

水經注委粟津河
北卽東武陽也

蓋武陽以上河

行漯川至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漢書地理志
東郡東武陽註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
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註桑欽言漯水所

出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源河乃漯之

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並據成帝以後漯水言

之非復禹廐故跡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之漯也

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高唐以東至

海漯在南而河在北若論禹迹則程大昌曰禹貢

古河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是則

漯水全在河南無在河北者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高唐今濟南府

禹城縣縣西二里有漯河

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漯水上承河水非發源於山之水明一統志云漯

河源出長白山者非

地理風俗記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亦謂潔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潔以入海也不可誤認

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潔水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潔水之上潔之故實甚少故附識於此

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註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說本此

愚案岷江至大別與北江合至彭

蠡與南江合此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
中者言岷江未至彭蠡之前但與北合猶不得稱
中至彭蠡方是與南北合始得稱中此統論岷江
大勢非拘拘於方隅之見者可比讀此註須以意
會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孔疏云孔意江從彭蠡而分
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此論
三江震澤幾如說夢毛晃禹指南曰安國未嘗
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
無入理此辯最爲暢快

三江之解蘇氏爲無以易矣蔡傳斥之改川庾仲初之說是所見者小也惟一江三泔合流異味原係巧說於經學無當蔡氏執此譏蘇未嘗不是但欲據以全斥蘇說則大非必也夫蘇之小疵取蘇之大醇則此經之旨爲得之矣

吾郡黃浦相傳以爲東江不知東江久已淤塞唐允儒海塘考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塘禦鹹潮以便耕稼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墮無考毛西河亦云東江自宋已湮因築捍海塘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入黃浦逮明永樂閒開黃浦江寬

闊深通足當三江之一故亦謂之東江然則謂黃浦爲東江者已是後人假借之詞非卽庾仲初所謂東江也

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云熊耳在上

洛縣南愚案上洛縣

今商州

南並無伊水源而地志

所言出宏農盧氏

今陝州盧氏縣

之熊耳者當爲定論蓋

論熊耳則上洛盧氏皆熊耳所綿互論伊水發源則盧氏爲準蔡傳反非地志此蔡傳之謬

逾于沔入于渭案今輿圖合諸蔡傳所言當日逾于沔逾于渭蔡傳疑入于渭當曰逾于渭是矣然

并疑逾于河爲未可曉便與所引酈道元曰阻澆
枝津數語自相矛盾胡朏明曰捨舟陸行必擇其
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河中閒所歷岡穴不過二
十餘里斯言得之矣

弱水出塞北流入索科鄂模

程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愚案今只有三
漆二沮而三派先一沮出中部縣西子午山之東
名東沮水東南流合子午河慈烏河經中部縣南
折而東北入洛河此謂陝西之洛出長城之南金
塘之北迤邐東南流至朝邑縣
東南入河者又畧南卽渭入河之口名三河口黃
河於此東折非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之洛也

爲一派此與詩書所言漆沮無涉蓋指白水言之也其南一漆一沮漆出同官北高山沮出中部子午嶺至耀州東乳西乳兩山之閒合流出鵲鵲谷入富平界通名爲石川河東南至臨潼縣之交口渡入渭爲一派此入渭在灃涇之下正指禹貢漆

沮

讀導渭自鳥鼠同穴節自見

及詩漆沮之從言又西二漆水

合而南流經武功縣入渭

康對山武功縣志謂漆水縣東門外水今謬爲

武水者是也

爲一派此入渭在灃涇之上指詩自土沮

漆言然武功無沮水康志欲以浴水當之謂關西人讀浴若于于沮易訛胡朏明則謂二漆中必有

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蔡傳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愉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此當指入洛之沮言接云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此又指今石川河一路入渭之沮言又接云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今惟發源金塘之洛河恰在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河並無所謂沮水在朝邑縣東南入渭也雖古今地里遷貿不應舛誤若是程大昌曰沮在漆西旣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

洛愚案今受漆之沮並不合洛又曰洛又在漆沮
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
於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愚案洛
水並不合漆又寧有與漆沮合相與南流以入於
渭之事白水縣無漆水見梁善長白水縣志程氏混爲一流之云當
從禹貢導渭孔傳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及顏
師古漢書註漆沮卽馮翊之洛水等處誤來其實
不可從也

謂白水縣有漆沮其說亦有所自據耀州志沮水
過耙樓山受紙房河水又南受姚谷河水

白水縣舊名姚

谷縣姚谷河在縣北西安府志疆域圖烏泥川西南入漆水通志烏泥川經同官縣東南流入白水縣爲白水然則姚谷河通沮烏泥川通漆姚谷烏泥之水實俱入洛不過與漆沮相通耳而白水舊志牽連立說便云白水有漆沮此附會之譚也

凡漆沮總在渭北澧水在渭南

三危山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直至隋地理志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問百詩四書釋地續

愚案後漢西羌

傳章懷太子註云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

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爰攷

皇輿圖哈密

在嘉峪關

西

有山曰巴爾喬山中有二水隔絕

自山南北流入山東枝名

際兒漢河西枝名西稽母河於山之北合成阿拉克鄂模

而支脈仍自團結與

山有三峯之說適合又正當古敦煌地古之三危

蓋卽指此言之與

此山東支最大

地理今釋龍門山在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

望愚案龍門跨大河東西與壺口南北相望

壺口在北

導峽及岐節末明云入于海則導山導字自指導

諸山之水言孔疏云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

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是也禹貢雖指云導

者循行之謂非通水之謂此說究與經文不合不
必從之

博陽山漢書地理志作博陽山顏師古註傳讀曰
敷愚案白潢西江志廬山在九江府城南二十五
里三面阻水其西通陸爲羣山所奔湊博陽山在
德安縣南十二里以地理推之則朱子所謂敷陽
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卽爲
敷淺原者當爲此經確證矣

雲南大理府東有洱海西南流入漾備江南流合
瀾滄江迤邐南流入南海唐樊綽所謂西洱河者

蓋卽指此

蔡傳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愚案此傳甚不明白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尙多第一枝黑水河入江第二枝打沖河入金沙江以入江第三枝金沙江

此卽出今麗江府界之金沙江

直至第四

枝瀾滄江乃是入南海之水然猶非禹貢導黑水

之黑水也導黑水之黑水唯緬甸東另有金沙江

其源在河源之西而下流入南海者庶幾近之

樊綽

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

然其上源如何與雍州黑水相

通之處塞外遐荒世代遼邈萬難得其蹤跡闕疑

爲是矣

水性就下故禹之治水每以下流爲急務其治下流也必使水有所歸而後止而上源或有未暇窮治者如導河但起于積石導黑水必入于南海此可以思聖人之用心矣黑水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禹當時初不以荒遠而略之也

導河節蔡傳東受降城今蒙古名薩爾几村卽在河套之北偏東

導澆節夾漈衍十三字其實正妙在節末十三字以江漢勢鈞不得援小水入大水之例故於導澆

下特立北江之名以顯漢之入海又於導江下特立中江之名以顯江之入海觀兩節末皆有入于海句卽知禹貢本意必不欲於漢入江後遂沒漢水一派是故各立主名不得通稱也若依禹貢錐指以導字爲循行之謂則入于海句亦卽循行之終事試思水土功畢乘舟案視從源至委核其治否一之已足何待於再且三江上源雖三下流止一乃禹於案視漢水之時旣入于海於案視江水之時又入于海荒度雖勤何至迂拙若是故知入海之文定指水入海言而導爲循行之說不可通

矣總之九州治水原自因利乘便不拘次序及至成功之後約計各水源流脈絡如何通貫則又總敘各水通貫之路以爲治水結局故九州所紀諸水與導水所紀九川次第不符實是並行不悖胡東樵因次第不符之故遂訓經文導字爲循行之謂致令導水各節俱失本旨故亟辨之

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兩爲字略一讀音每句下五字連讀則經旨大明而三江鄭蘇之說亦益見其確鑿矣

東迤北會于匯承至于東陵言案今輿圖大江過

岳州府北卽迤邐東北流直至武昌府始轉而東
南流合彭蠡經但言其大略故曰東迤北會于匯
導淮一經不列汝水嘗攷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
縣勉鄉西天息山山海經同鄆道元註今汝水出魯陽
縣之大孟山黃柏谷至原鹿縣南入於淮案今輿
圖則發源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扶弓山先東流
又東北流又迤邐東南流至光州入淮於淮北總入淮
之汝之入淮去桐柏未遠故導水不及以上敘桐
柏下及泗沂則中包汝水可知亦省文也

導洛自熊耳蔡傳盧氏之熊耳也愚案此上洛之

熊耳案今輿圖洛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南坪東南流至靈峪口入河南界又迤邐東北流至鞏縣東北入河

胡牖明禹貢雖指用意深遠經濟之書也惜其說太古有不可行於今者耳

賁若草木一句中有兩層喻意既承上言天命弗僭明如草木之易見而卽以草木敷榮意起下允殖二字此古書句法之最爲活潑者

說命三篇歸於時敏論語全部始於時習然則爲學之準繩可知矣

知至而后意誠心正身修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如子夏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商書云罔覺
魯論云在其中會而通之其實一意也

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作沈漸剛克

漸似杜廉反

解沈漸猶滯溺也此解最精人或認沈潛爲美質
亦得認滯溺爲美質乎天下性情滯溺之人最須
濟以亢爽此變化氣質之要道

大誥考翼二字凡兩見一越子小子考翼孔傳云

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一厥考翼孔傳云其父敬事創業愚案前後兩考翼俱應主其父敬事創業之義蔡傳不分兩解甚是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此經宜從林少穎說謂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以相民承十夫予翼言轉出卜吉一層矧亦二字纔有實際

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蔡傳迪言德而政言刑也愚案人君不迪民以德而專恃用刑卽不得謂之有刑何也迪以德而有不從者然後用刑方可謂之

言言
卷一
有刑否則雖有刑而非先王用刑之正則亦但如
無刑在其國矣

無逸篇蔡傳云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愚謂豈獨天下萬世人主之龜
鑑哉實天下萬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龜鑑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蔡傳前說云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依此說是經文尙
屬吸後語古人說理之文不應如是後說云位所
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何
等平正勝前說

尙書蔡傳世儒每以考訂有譌動多指摘不知道
理之正大議論之痛快讀之使人感發興起卽以
媲美伊川易傳無不可者若夫名物度數之微原
可俟後人徐爲參覈於蔡氏原書無加損也

讀書記卷一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二

誦習篇簡則爲學砥礪身心則爲仁此聖人教人之大分也以知行二義並入學字中自宋儒始徧檢論語學字皆當爲誦習之義唯袁公問弟子孰爲好學而孔子稱不遷不貳似與諸學字例異然邢疏有明文矣邢疏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繇於學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其中亦有作效義者當自爲一例非曰能之願學焉下學而上達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之學是也

甫田詩疏食貨志云井方一里八家各受私田百

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註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註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于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

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愚案孔氏此疏不刊之論也第鄭於匠人註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實是通論田賦之辭馬端臨誤會其意遂謂孟子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不考聖賢立言絲聯繩貫請野國中文義對舉旣什一爲取民之制安得九一獨爲受田之制

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入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握籌而知也後儒膠於舊說又不核分數率爾立辨舉世奉爲成論其亦未之深思爾

商制準此推之其數亦正合無畸零

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耳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此言殊繆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

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於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啓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另有通融之法如楚蔦掩所書者旣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請野國中若以平原曠野與山林陵麓立說者紕繆明顯不足置辯

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

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不同

九一什一

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註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

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

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

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

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然卽此亦見康成之意不以九一爲受田之制矣

都鄙係畿內采地故助法與世祿一事也

禮書以鄉田同井證鄉遂之亦爲井然考趙註云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鄉田同井之解
趙註勝禮書矣死徙無出鄉偏言鄉省文可知

論語載弟子之問如問仁問政言豈一端而獨無
問學蓋篇簡之文禮樂之容道若大路唯在率由
而已自後世開講學之風古訓不明新義百出末
流弟子逞麤俗之譚負通儒之目語錄盈箱浮詞
噪耳轉令宋大儒不能辭濫觴之咎不亦異乎
宋儒語錄皆其弟子所編非自撰

左氏傳載卜筮語往往奇中致啓後儒浮誇之誚

不知左氏亦取縣驗之言垂示來世而所謂易象

魯春秋古義猶存好學深思之君子於此猶將心

嚮往之也

劉炫云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邱明所

不驗者不載之見莊安得以其奇中而疑之哉

二十二年左傳疏

大易精深兩經十翼其源爲卜筮之書而聖人因

以顯義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發明最爲

詳盡故曰可無大過末流之弊雜亂於術數家言

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之說講解愈精而道理

反晦伊川易傳雖不講象數而有合於聖人加年

學易之本意要爲千古易理之宗與朱子四書章

句集註同爲義理之總匯至周易本義不過補程傳之闕耳觀本義有程傳備矣句可見今本程傳備矣下增

入傳曰云云此坊刻之陋今人習本義而不習程傳者非也

元包經傳改老少爲太少增孟仲而倒八純此等經學母乃虛憍之氣太甚乎

韓詩外傳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謂卽詩之中田有廬然鄭箋但謂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不指言作于公田蓋與韓說不同鄭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後習毛詩而註此詩時已不用韓說則康成晚年定論知其必不取公田二十畝爲

廬舍之說也

何晏論語註云仁者行之盛也

子罕言

當與中庸

力行近乎仁參看

蕭山毛西河先生好培擊宋大儒而於胡康侯爲

尤甚然其解春秋春王正月以春王爲春興以春

興配月令之其帝殊覺穿鑿夫春王雖古昔之通

文

據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稱維王五月集古錄博古圖並載晉姜鼎銘稱王九月此類非一

在春秋卽春秋之大義左氏傳春王周正月不過

文法倒置古書原有此例西河乃謂左氏唯恐經

文難明後世豎儒必有以王爲周王者故書王周

以倒之立說雖巧然於春秋尊王大義反不顯豁此好奇之過也

閔二年左傳成季筮辭云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如當訓往蓋大有六五爻變之乾則有臣往朝君之象言既尊與父同仍能謹守臣分恭敬以往君之處所則於之卦之義融如膠漆且與莊二十二年杜解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註文亦昭畫一恐不必依本註敬

與君同之義也

禹貢荊州之貢包匭菁茅成王岐陽之盟楚置茅

菴

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則包茅之貢亦當時對楚

立言必當及此若昭王云云乃是借端發難責其
自昔無王之罪寓大義於微言仲父之才正於此
見西河毛氏云此時進兵當直責其伐鄭之罪而
乃扳援往事此詞令之最不善者夫必欲責其伐
鄭似齊桓此役專爲救鄭八國之師反覺無謂而
必以管仲所對爲扳援往事詞令有疵亦未識古
人措詞之深意者矣

荀息有焉言獻公殺嫡立庶荀息從君亂命其言
旣失於前自難挽回於後此則所謂此言之缺難
治甚於白圭者也杜解有此詩人重言之義竊意

其不然

明恥教戰杜解謂明設刑戮以恥不果竊意當爲昭明國恥以示於人教之勇戰之意

吳江沈冠雲先生辨井制不專在都鄙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而攷夫屋鄭註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且六十四井爲甸而甸師所掌之王藉在

南郊

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

孟子亦云鄉田同井則鄉

郊之制井益明矣愚案孟子之云當依趙註而小司徒之職兼掌國中四郊都鄙職首已有明文則大比云云上言鄉郊下言夫屋當是互文且旣言

夫屋不必更言都鄙亦卽省文也不然鄭氏最精
考訂於此並不設疑謂康成肯自亂其例乎至於
甸師之甸註謂郊外曰甸四邱爲甸之甸註謂甸
之言乘謂如衷甸之甸此自兩說不得從同總之
秦火以後煨燼略存傳錄之久烏焉成馬求經義
於今日信古闕疑理唯善擇井制諸說紛雜而野
助國中自賦之文發自孟子必與古制有當康成
之註旣與合符後之學古之士據是以爲定說亦
可以不繆於理矣

尋繹孟子對梁襄語想見命世亞聖之才其深思

遠慮已隱隱有廢封建之意觀於北宮來訪第舉
宏綱比諸聽遠聞疾望遠察貌之例述古旣終詘
然遂止不似仁義之策教養之謨反復言之猶有
餘味也則孟氏隱情參觀如覩後儒榮古陋今高
譚至治信理誠篤趣時或疏究心經術者其亦於
七篇參互求之乎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竊意常棣本周公之詩而重言申意出自召公
亦得謂召公作詩猶之學道愛人本孔子之言而
言氏據已意述之亦得謂偃之言況傳明云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知左氏之意直謂是召穆公之詩矣

坤六二直方大荀氏謂布陽于四方方字之解太曲

坤文言傳至靜而德方易之言方主德言之與大

戴禮曾子答單居離語適相符合

大戴禮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

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地之德方非地方也西人言水地合一圓

球而四面居人卽古者地圓之說實與易理並行不悖

禮器月生於西初疑亦據陰德言其理耳及讀魏

伯陽參同契知古人立言大都詳於其可見成震

出庚成兌見丁唯憑目治不用冥搜書稱哉生明契亦稱節盡

相禪與繼體復生龍諸春秋稱日有食之隱三年穀梁傳

生字義總與禮器義合杜解亦云聖人關於所不見乾鑿度稱月行十三

度以及蓋天之說既謂中高四下以北極爲中矣

又曰天如倚蓋宣城梅先生亦謂據中國之所見

參驗諸說其理皆通矣

微楚之惠不及此杜解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

之惠竊意惠謂送諸秦

禮義信聖人以爲經世之本霸者藉爲用衆之資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蓋欲以君臣之義繫民之情
使之安其居而懷其生也彷彿九兩繫民之意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此對上未安其居言處爲居則
出爲用矣居曰安則用曰宣矣宜爲布散之義蓋上之用
民民不足用唯信乃是用之之實知信則能宣其
用猶之知義則能安其居也杜解云未明於見用
之信訓宣用殊不明暫安居宣用體用已得猶懼
民聽稍惑指揮或疎故必使之知禮以生其共然
後民皆可用霸者教民如是與論語所謂百年必

世者相去遠矣

能以德攻不止謂文德教民如前年傳所云者蓋
獎王室乃德之大綱而推傳之意亦美晉文事事
合德非子玉所可當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云經書言性自書始言學亦自
書始愚案商書說命惟教學半此蓋學字之所始
與然孟子言學則三代共之卽夏后氏之世已有
學稱矣不始於商也

利貞者性情也胡雲峰曰性情並言昉於此愚案
乾文言此語朱漢上據鄭本作情性

晁氏同

蓋利者

義之和也和處爲情貞者事之幹也幹處爲性其
曰情性也猶其曰始而亨者也於文爲順於理爲
協矣自後世訛作性情而程傳朱義同是渾舉大
意無句櫛字比之妙石澗道人以貞下起元靜中
有動釋之於性情二字之義知分別尋求矣然猶
不能案經文以立義者由於不識古本故也嘗謂
周易舉正但糾註字之繆不考經文之譌可知唐
代郭京之學猶是徇末而忘本者也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講學意思終
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此童伯羽述

考亭語也案論語一書明道垂訓首在此章而學字之義初無指實近世毛大可氏於此甚疑之愚謂以後儒訓釋古經不若昔聖自言尤爲徵信論語首章學字雖無指實而循次而下如弟子章之學文賢賢章之未學等學字先後參觀無異聖賢自爲註辭尙何疑於此字之難曉爲哉

孟子正義係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曾識其人

見朱

子語類蓋孟子之書舊列子部趙岐作註如郭象註

莊許慎註淮南之比而疏則從來未有邵武士人託名孫奭僞撰此書是以其書不類諸疏名物制

度無所發明但纏繞趙註敷衍文辭已耳據前志孟子本列於儒家自陳直齋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然書錄解題亦不辨孫奭正義之爲僞書也

洒掃應對進退此曲禮也少儀也非小學也

周天三百六十度案今天文圖籍竟似瓜棱之樣天體浩浩緣何測量惟是天行有過處日行有不及處過與不及較而天之度數著矣三百六十立算本於回回至歐羅巴乃發明之半之則一百八十四分之則九十而八線之法緣之以生

論語一書除加年數語無關易象之文合德行諸科不列商瞿之目其諸性與天道真不可得而聞乎竊謂聖門立教淺處其實處也後儒講學深處其虛處也

易有大極不聞繫辭傳有無極之云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不聞序卦傳有先天之云也

詩曰千祿豈弟又曰千祿百福自古有千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干祿之理此學字猶樊遲請學稼學爲圃之學也今人膠謂當學時而干祿嘗徧觀何晏集解朱子集註精義或問語類諸書總無是

解且邢疏明言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不知何人創爲當學時而干祿之說至今盛行

之也

集註引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矣亦以問字訓學字

秦自敗于穀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

文五年外羊傳註

左傳文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正義曰以秦與東方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

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

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愚案如此是春秋之時已

開戰國縱橫之漸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

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蓋謂爲人上者漏泄言語則下多疑惑心志晦昧夫如是則在下無復敢言之臣而上亦適成其聾矣

宣六年公羊傳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視我吾將觀焉蓋欲因其進劒誣以弑君之罪遂出宮中之甲而攻之爾註謂授君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漢人解經有近拙處此類是也

宣十二年公羊傳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註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至於此愚案

此註是對交易爲言說有積微成著之義然不若以微至之微爲謙詞與鄭伯所稱沛焉者反對則文義允協矣

論語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此與祭統曰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語意相似但言天下比竟內更大耳良由禘爲大祭上自太祖自出下及功臣無所不祭意思深遠恩義周洽會而通之治天下之道全體大用皆不外此故曰其如示諸斯乎若依趙伯循說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推此意以治天下敦本則有餘達

用則不足治天下之道必須體用兼備也故禘祭之解究從古說爲長

讀書記卷二終